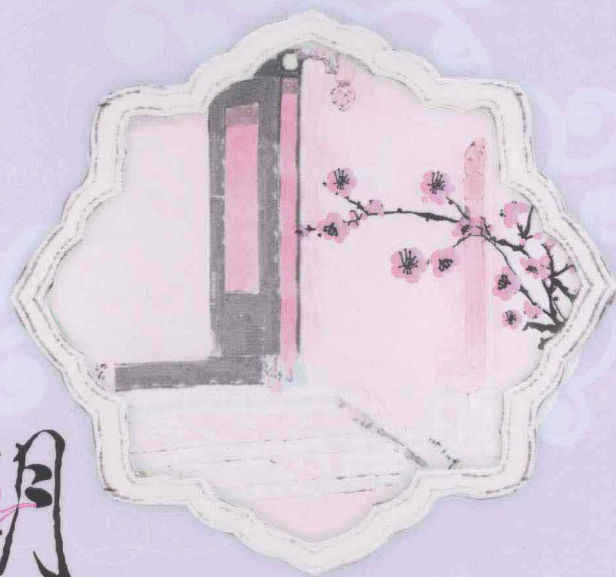




起点中文网
www.qidian.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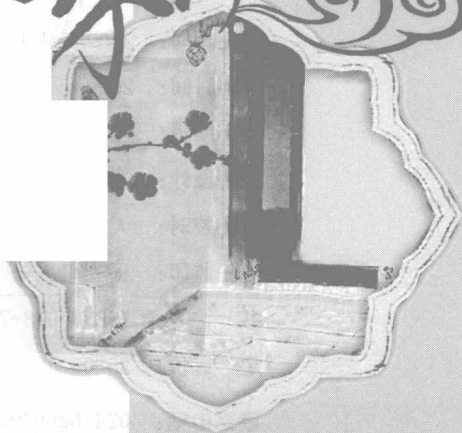
明朝 五好家庭

大结局
5

扫雪煮酒◎著 沈阳出版社
小两口儿穿越回明朝大家庭，小白领夫妻齐心持家，
开作坊，分家产，东家长来李家短，
种种地，读读书，再生几个孩子，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醒世姻缘传》半同人小说。

明朝 5 五好家庭

扫雪煮酒◎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朝五好家庭. 5/ 扫雪煮酒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5441-3771-3

I. 明… II. 扫…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83996 号

出 版 者: 沈阳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编: 110011)

印 刷 者: 北京嘉业印刷厂

发 行 者: 沈阳出版社

幅面尺寸: 166mm×235mm

印 张: 15.5

字 数: 244 千字

出版时间: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刘 朔 战婷婷

封面设计: 棱角工作室

责任校对: 天 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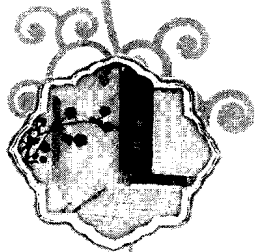
责任监印: 杨 旭

书 号: ISBN 978-7-5441-3771-3

定 价: 25.00 元

联系电话: 024-62564920

第一章·亲家的后悔事·001
第二章·群魔乱舞(上)·005
第三章·群魔乱舞(中)·010
第四章·群魔乱舞(下)·015
第五章·馒头套餐·022
第六章·考秀才(上)·029
第七章·考秀才(中)·033
第八章·考秀才(下)·040
第九章·府考(上)·045
第十章·府考(中)·053
第十一章·府考(下)·061
第十二章·纳妾风波(上)·067
第十三章·纳妾风波(中)·076
第十四章·纳妾风波(下)·082
第十五章·家训·089
第十六章·针尖对麦芒(上)·095
第十七章·针尖对麦芒(下)·103
第十八章·承包(上)·110





第十九章·承包(下)·116

第二十章·抓赌·123

第二十一章·狄四太爷·128

第二十二章·结婚风波(上)·135

第二十三章·结婚风波(中)·140

第二十四章·结婚风波(下)·147

第二十五章·离间计·153

第二十六章·紫萱寻母·158

第二十七章·历险(上)·165

第二十八章·历险(中)·175

第二十九章·历险(下)·185

第三十章·小九应变·195

第三十一章·寻粮·205

第三十二章·装鬼·215

第三十三章·遇到贵人·224

第三十四章·团圆·234

后记·244

第一章 亲家的后悔事

素姐看紫萱眼眶里还含着泪，嘴角已是往上翘，敲她一个暴栗道：“也就是你爹吃你这一套。”

翠竹抿着嘴儿笑道：“还有小全哥跟表少爷。”

狄希陈问道：“娘子不一起去？”

素姐道：“你们去吧，我去找人收拾东院儿，明儿巧妹妹一家都要来的。”

狄希陈道：“去吧，你在水边坐着就好，明儿她们来了，哪有这样松快。”冲小紫萱挤眼，小紫萱忙过来挎着素姐的胳膊。

且说那个尼姑在狄家得了一百钱，倒也不虚此行。骑在驴上遇到相识，人家问她哪里来，她都道：“俺从狄大人家来，狄奶奶因事忙，执了俺的手从后庄送到前庄，临走还送了俺一两三钱六分多银子的脚钱。俺回家安顿了还要到她那里长住呢。”在一个相识家住了一宿，说起狄家庄上景致如何，狄奶奶待她如何客气，那个相识

就信以为真，待她比往常客气许多。第二日送她出门，还送了她一升大米两升黄豆。她得意扬扬到家，恰好隔壁和尚庙里请另一个尼姑吃茶，她一头撞进去，又将那些话滔滔不绝扯出来。自古同行是冤家，偏这个来吃茶的姑子叫做圆慧，跟伍奶奶和调羹本处得极好，小翅膀的婚事就是圆慧牵的红线。她听了只冷笑道：“伍奶奶自那一回砸了你家，这一县里谁不晓得你的名声儿？只哄那乡下人罢了。狄五奶奶等闲不肯见人的，何况是你。”

那姑子叫她捉着海底眼，红了脸嗔道：“俺跟狄五奶奶相与怎么着？比不得你只会舔姨太太的腩。”

圆慧拂开要劝架的和尚，道：“师兄，俺想收拾这个娼妇久了，你把桌子搬开吧。”

那和尚无法，真个把桌上的杯壶等物移走，任两个姑子互掐。门口也围了十来个人看，等了半日，只是你一言我一语互相揭短儿，并不曾真刀实枪地干架，围着的人都不耐烦散开了。那和尚是个老好人，一人奉了一盅茶笑道：“两位师兄消消气，俺房里那只火腿都走油了，晚上且吃两杯吧。”

圆慧顺着台阶儿下来，笑道：“也罢，梵琳师兄是真到狄家庄上去了？”

梵琳道：“我哄你们做什么！”自袖里掏出那把钱道，“这不是狄奶奶赏的？俺那个驴背上，还有她送的米豆呢。”

圆慧道：“那会仙庵的道场，可叫你去了？”

梵琳摇头道：“俺不耐烦跟那个老瞎子一块混，且等狄奶奶娘家薛老太爷周年吧。”

圆慧其实也不大信她，想了想笑道：“俺想起来，一个方奶奶许俺两匹夏布，俺今儿不去取她明日就庄上去了。”不等和尚留她，急忙忙转了半个圈子去伍奶奶家，问伍奶奶，“狄亲家做道场，府上去不去随喜？”

伍奶奶勒着镶珠抹额，半靠在榻上照镜道：“怎么不去，正愁这份礼呢。少了送不出手去，重了又备办不起。”

圆慧道：“奶奶说得极是，府上尊亲，头一个狄亲家极是有钱的，不如寻一盒好伽楠香送他，却不是礼轻情谊重？”

伍奶奶道：“也要四五两银子吧？”

圆慧笑道：“俺家隔壁那个香烛铺子，有真的伽楠香，俺只说是俺买他的，顶多二两银子吧。奶奶若是觉得还便宜，就交给俺跑这一回。再添上一盒马蹄，怎么不体面？”

伍奶奶沉吟半晌，称了二两银子给她，道：“千万仔细了挑，若是假香，俺不依的。”晚间留圆慧住下，第二天圆慧走到家去，藏了一两银子，只把一两给香烛铺子，买了一盒好香回家，另换了只锦缎盒子，拿纸包好送到伍家去，伍奶奶收下还给了她十个钱代茶。

伍老爷中饭时问礼可备好了，伍奶奶抱怨道：“你收了人家三千两银子，还黑心要带人家孩子吃花酒，叫人家闹了一场收回两千五。不然有这两千多两在手，什么礼备办不出来？”

伍老爷不快道：“谁叫你把银子把在手里不肯将出些与我花用。方才街口的赵裁缝来要钱，叫俺打发走了呢，俺们欠他多少工钱？”

伍奶奶道：“也有二三十两，芳儿、菲儿的嫁衣才做得一半，还要再到临清去买布呢。”

伍老爷道：“她两个的婚事却是赔本的买卖。若是留到今日，县里那几家谁不上赶着来提亲！”

伍奶奶啐他道：“你昏了头，人家李翰林家只是穷些，若论清贵，这几个县有谁家比得上他家。若不是跟你同年，他肯把两个儿子跟你结亲？俺们多赔送些儿，闺女嫁过去头抬得也高些。”

伍老爷不语，伍奶奶又道：“明儿还要请木匠来家造床柜，明儿你在家吧。”

伍老爷摇头道：“明日方老爷家赏花不好不去的，这些俗务你看着办吧。倒是大儿子，前头定亲的陈家说要把第三个女儿再跟俺家结亲，俺没理他。”

伍奶奶忙道：“现在家里哪有那个钱。他再提，你只要嫡出的第四个，那第三的是庶出，赠嫁没什么油水的。”

且说姑子圆慧跟梵琳几个上蹿下跳好几日，也不曾挤到会仙庵里去分碗粥吃，还没到日子都借口家里有事，避到远远的亲戚家去，倒叫素姐跟巧姐耳根清静。巧姐跟素姐两家都沐浴斋戒了三日，方到会仙庵，拈了香磕头。在院子里排了素筵款待亲眷。相于庭夫妻头一日来，那日除薛家相家崔家跟狄家本家，别人都不

敢来。第二日起，不是亲的来认亲，不是相与的来说是相与，带着一对烛抬着一张嘴来磕头吃斋的川流不息。

素姐耐着性子到第三日还不得脱身，对兴头不减的巧姐道：“这些都是亲？”

巧姐笑道：“管他是不是，素菜能要几个钱？到底是爹娘脸上有光彩的事。”想起来又道，“小翅膀头一天来磕了头，这几日都不曾来，使人叫他来待客，也叫俺哥歇歇。”立使了人去叫小翅膀。

第二章 群魔乱舞(上)

却说调羹头一日带了小翅膀到会仙庵，还不曾摆她姨奶奶的架子，偏一个丁妈妈早在门口候她，径领着她去后厨跟柳嫂子并煮酒等人一处督厨。调羹想到前头去打转，那丁妈妈搬个板凳坐在厨院门口，无论谁出入都要从头瞧到脚，倒叫出入的人都心虚，觉得自己就是个贼。是以家人们虽不喜丁妈妈，为着夫人把她抬得高高儿的，敬她比敬调羹更甚。调羹在家也是享用过了的人，叫她跟昔日同僚柳嫂子一处做活，她肚里就窝了一团火，在外人看来，一个先老太爷的妾，又是灶上出身，在厨院里再是平常不过。素姐跟狄希陈在明朝过了十来年，到这一二年拿捏住调羹这种人的脾气，见了面行个礼就把她丢开手，自是眼不见心不烦。调羹去了一日，一个客没见着，觉得受了冷遇，第二日就装累病了在家歪着。小翅膀要去会仙庵寻小全哥他们玩耍，调羹哪肯给他和素姐亲近的机会，道：“庵里人多，又是吃素，俺们在家烧好的吃吧。”又许替他做绸缎衣裳，收了麦还带他到府里去耍，小翅

膀就肯了。

巧姐使的人到县里去叫小翅膀，叫了两回都不来，素姐道：“且叫丁妈妈去叫。”果然丁妈妈出马，不消半个时辰回来，车上就跳下个老老实实的小翅膀。丁妈妈领了素姐的吩咐，寸步不离看着小翅膀。

狄希陈中午款待县里的大人们，唤小全哥、小翅膀和明柏三个出来见世面，众人免不得要赞几句，当不得小翅膀辈分大，头一个先夸他聪明伶俐。小翅膀到底是个孩子，得一县父母夸他，心里灌了蜜一样甜，只是席间拿筷子动杯盏都比不得小全哥跟严明柏端庄优雅，起了好胜之心，酒过三巡退下来，自个儿跑到素姐处说：“嫂子，原来吃饭也有这许多规矩，快教俺跟小全哥一般吃饭。”

巧姐觉得他有点儿出息了，倒不似从前那样嫌他，露了笑脸道：“调羹本是个不懂规矩的，哪里教得来孩子，不如叫你家的丁妈妈照管他吧。”

素姐摇头道：“已是在伍亲家家了，怎好意思叫她又搬。也罢，且叫丁妈妈隔两日去教你半日吧。”又问小翅膀，“嫂子听说你家先生去年岁考不好，另替你请个先生使得不？”

小翅膀点头道：“其实俺想跟小全哥一处念书，只是俺娘不肯。”

巧姐的笑脸霎时又收了起来，不快道：“外头供桌上的才是你娘呢。”

素姐忙揽过小翅膀，笑道：“俺也是姨娘生的不是，只要自己尊重，谁敢小看你！嫂子有没有叫过亲妈叫娘？”

小翅膀本来还有三分不快，叫素姐拿自个儿举了例子就不闹心了，笑问道：“为什么要叫妈不要叫娘？”

素姐想了许久，自个儿也不知道怎么说好，只得道：“世人都是这样呢。当了外人你叫错了，人家要瞧不起你的，你乐意人家小瞧你吗？”

小翅膀笑道：“俺不要，俺要考进士当大官，跟俺哥一般买田买大房子。”

素姐点头道：“那可得好好读书呢，哥哥嫂子离你远，你千万听丁妈妈的话。”

小翅膀点点头，拔脚想跑，丁妈妈在边上咳嗽了一声，他又站回来跟嫂子姐姐道了别，方去寻小全哥玩。

严明柏因过十来天就要考试，走到哪里都不肯放下书本，小全哥攥着一把劲要明年一鸣惊人，两个离了席都抱着书本躲在老尼姑住的院子里苦读。夏荷在边

上服侍茶水，见小翅膀来了，忙道：“紫萱她们在后厨里帮忙呢，那里玩去。”

小翅膀道：“凭什么把俺跟女人们归做一堆，俺来寻侄儿一处读书。”

夏荷因他瞧不起女人，故意道：“说到读书，你还不如俺呢，俺两个比一比，你胜过俺才许进去。”

小翅膀在家都是调羹捧得高高的，除了先生就是他识的字多，那先生为了这个闲馆，还时常闭着眼夸他，他就不晓得自个儿的斤两，挺胸道：“比就比，俺能比不过你一个粗使丫头？”

夏荷随手取来本书，却是《诗经》。这个是素姐无事时拿出来给丫头们讲过的，夏荷也晓得些，忙翻出一首来问小翅膀：“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你且把这几句讲给俺听听。”

小翅膀看了又看，想了又想，结结巴巴道：“这说的是一个人家里种了许多瓜，才长出来是黑的……”说了一半编不下去，夏荷已是笑得东倒西歪。连丁妈妈那张万年不变的黑脸都在笑。

小翅膀恼了，道：“那你说给俺听。”

夏荷笑道：“绵绵，不绝貌。瓜，绍也。瓞，瓠也。‘绵绵瓜瓞’是喻子孙绵延不绝之意，不是说人家种了许多瓜。”

小翅膀红了脸道：“俺先生就是这般说的。”

丁妈妈硬邦邦道：“你先生胡说，枉你读了这几年书，还不如人家夏荷。”

他们三个站在院子门口说话，小全哥跟明柏都抬头看了一眼，各自埋头又去背书。小翅膀比不过夏荷，急忙拿着《诗经》跑去扯小全哥的袖子道：“小全哥，你且把这节说给俺听吧。”

小全哥无奈，拉他到一边说书。

妈妈瞧见了喜欢道：“俺们家小舍人，要模样有模样，学问好，性子又温厚，就是做驸马都够了。”

夏荷不接她的话，倒了三盅茶送过去，又另拿了个梵文钟倒了大半盅递给丁妈妈道：“丁妈妈也歇歇呀，小全哥他们酒席上只怕没吃饱，俺去厨房瞧瞧有什么可吃的。”径直走到素姐跟前道，“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呢，小翅膀今儿问小全哥书。”

素姐笑道：“丁妈妈的功劳。”



巧姐道：“不离了那位姨奶奶哪里能成材料，俺想起来就恨得牙根痒痒。”

素姐晓得巧姐从调羹进门头一天就不喜她，只是小翅膀到底是狄员外的骨血，小翅膀不满地打滚时，对他还有三分怜爱，因道：“厨院里在做点心，小夏荷且去捡盘儿给他们送去，另叫煮酒拾两盒，回头小翅膀跟丁妈妈回去，一人捎一盒吧。”

小梳子因素姐跟巧姐对小翅膀都比从前好，心中害怕，等夏荷去了，忙走到素姐跟前跪下道：“俺不做方才的点心。”

这等没头没脑的话倒叫素姐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笑道：“不会。”小梳子忙红着脸退了出去。巧姐本在看庵里一本缎面佛经上的绣花，听主仆两个打哑谜，奇道：“你们这是唱的什么戏？”

素姐道：“姨娘从前问俺讨小梳子呢，小妮子不肯。”

巧姐道：“一个丫头，给他也罢了。到底小翅膀身边有个正经人跟你贴心，不是正好？”

素姐笑道：“她自个儿不肯呢，给人家了，哪里还跟你贴心。”

巧姐也笑道：“如今的女孩子们个个心气儿都高，对咱们倒是桩好事呢。”

素姐微微点头，想到明儿要舍馒头，问巧姐道：“只怕没有客来，明儿施斋饭，且去厨院瞧瞧吧。”

巧姐不肯动，只笑道：“俺这阵子只是腰酸，软软地犯困，嫂子自去吧。”

素姐走了几步，才想起披帛还扔在椅子背上，转身来取，突然想起道：“不是有了吧？”

巧姐微红着脸点头道：“有两个月了，滑了好几胎，不晓得这个能不能保得住。”

素姐偏着头想了想，才笑道：“你且歇着吧。”先走到仓房处，龙氏上不得台盘，只在仓房里帮着称米称面，看秋香登记礼物，也是闲得发慌，看女儿进来，跳起来伸手笑道：“这个蜜蜡手串极好。俺怕混忘了，戴在手上等你来。”

素姐看了看，笑道：“我却是不爱这个的，妈若是喜欢就收着吧。到了俺手里，三不知就送出去了。”又道，“俺记得还有串玛瑙的，秋香找了来。”

龙氏道：“使不得，那个可贵，你留着送人吧。”将蜜蜡手串从手腕上脱下，揣到

袖内道，“这个俺想着送这庵里的住持，昨儿晚上跟她同宿，老师太说的好因果呢，今晚上你也来听听？”

素姐哪里听这个，忙道：“俺还有事呢。”忙忙地扶着小梳子到厨院去，路上一个眼生的丫头擦着小梳子经过，素姐想了半日也没想起来是哪个，到了厨院，又瞧见一个年轻媳妇子笑嘻嘻在井边洗白菜，也是不认得。素姐就猜这两个是巧姐带来的人，回去问巧姐：“方才你那个丫头呢？俺看她朝这院里来了。”

巧姐道：“俺只带了十五六个人来，都是三四十岁的媳妇子，哪里有丫头？”

素姐道：“奇了，怎么我瞧见有两个眼生的，难道……”沉吟半晌拍案道，“是贼！且叫人守严了前后门，不许出入。小梳子快去跟老爷说。”

小梳子忙跑到前边厢房寻狄希陈。他跟薛如兼两个送走了知县，都在榻上歪着醒酒，听说闹贼，都爬起来问：“捉到没有？”

小梳子将前事说了一遍，狄希陈想了想，笑对赶来的来贵道：“休要惊动里边念经的，你带十来个人把所有的人都叫到前边院里，只说今儿赏打家人。关上门，一间一间屋子去搜人。”

来贵领命而去，薛如兼急得跳脚道：“若真是混进来贼，可是麻烦呢，只怕丢了东西，还是到各处瞧瞧吧。”

狄希陈笑道：“不急，咱们在这等着吧。”

第三章 群魔乱舞(中)

来贵叫人守住仓房跟厨房，把两家家人都叫到前院里，方带着人从头到尾搜了一遍，果然在东厕里揪出一个眼生的妇人来。素姐也到前边来，一眼就认出方才那两个人。来贵立将三个人拴在阶下树上。

狄希陈道：“俺们两家各出两个人四下里先巡一巡吧。”跟薛如兼各挑了两个人合在一处，随时到各处查看，才道，“各人回去查有没有丢东西。”

素姐笑道：“俺们那边查了来的，所幸不曾丢什么。且使人去查仓房跟厨房。”查了半日，仓房有秋香跟龙氏寸步不离也不曾丢什么，厨房却丢了两个面口袋并些新鲜竹笋、木耳香菇之类的值钱东西。

他们外边搜得热闹，里边念经的尼姑也有些知觉。老姑子出来，问清有三个生人混进庵，还丢了些东西，忙道：“且让俺搜搜她们的身，只怕还有夹带。这起人最是可恶，但凡哪家做法事或是喜事，总要装扮了仆妇混进去，将些金贵东西夹带

走。老天有眼叫她们撞到狄老爷手上。还请老爷们回避。”

素姐努努嘴，狄希陈头一个把头转过去。老姑子走到一个妇人跟前，解开她的衣裳摸了几下，果然摸出几件簪环来，因她将两股夹得紧紧的，老姑子拾了根棍子狠敲了几下，那个妇人吃痛跳了几下，老姑子再去摸，摸出几个金戒指来。那个丫头打扮的怕老姑子摸她，忙喊道：“俺不曾偷什么，实是要等晚上开门叫同伴来抬东西的。”

那一个洗菜的妇人啐她道：“你要找死自去，休攀扯俺们。”

狄希陈跟素姐本有些害怕，听了这两人对咬都忍不住笑出声来。

薛如兼急得团团转道：“送县里去吧。”

狄希陈思量这比不得偷他家几个蛋，还是送到县里的好，跟薛如兼进屋写帖子。那老姑子搜那两个人，真个身上没有东西，把那几样东西洗干净了送到素姐跟前道：“俺们出家人没有这些东西，只怕还是夫人家丢的。”

素姐叫人拿个盘子装了拿去挨个问，两家下人都不曾丢什么，素姐知道必是姑子们的东西，老尼姑也想到了，脸上有些下不来，讪笑道：“俺先收起吧，且等几日再问是谁丢的。”

素姐微微点头，跟她说：“俺们明日施斋饭人多杂乱，还要请师太跟师父们说一声儿，细软都收拾起来，门窗都关上。”

老尼姑合掌念：“阿弥陀佛。”数着数珠儿一头扎进经堂，休说拿东西，晚饭都不好意思出来。素姐自悔失言，只得叫小梳子登记了，拿块白布缠好，晚间递给她。

却说第二日一早，知县大人派了两个快手来守了前后门。有这两尊门神，那来的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都老老实实每人领了四个馒头两个大番薯两个大土豆并十个钱散去，将了土豆番薯回去削了皮煮食者有之，切丝炒食者有之，十成里只有半成才晓得将这两样东西收起留做种。

且说最后一日念完了经，请来的尼姑们分了念经钱，收拾包袱要辞去，才有发觉丢了东西的。无奈丢的都是有头发才用的东西，明晓得狄家捉了贼将赃交到老尼姑手里，只是老尼姑最是方正不过的人，不敢问她讨要，道声晦气去了。

偏狄薛两家收拾了回去，知县大人就使了个快手来问老尼姑要赃物入库。老姑子也不在意，爽利连记的那张账都拿出来一并交给来人，那快手还要在她家吃

了饭才去。老姑子带他到饭堂，将出两碗稀粥一碟萝卜干儿，恼得那快手掉头就跑，恨恨道：“都说遇到姑子晦气，果然不假。”

知县大人从前敲了小翅膀不少银钱，其实也有些心虚，正好有效劳之处，就当做一件大事办起来。审出那偷东西的妇人是本地一个惯偷儿，打了二十板枷在县门口。那两个却是从临清下来的，同伙还有十来个都宿在县里一个和尚家，都是外地人。晚上已是关了城门，也没有相识的人去走消息，就叫知县大人一个不少地拿住。原来狄家头一天做法事，就有个人拿了对烛去吃斋，趁乱溜进去背了两袋面并些干菜出来。同伙里说起狄家富有，还有七八个生得极好的女孩儿，若是拐到扬州，有那惯养瘦马的人家五六十两都肯买的。是以这起人动了心思要抢劫，先叫同伙里的两个女人混进去，要等晚上人都睡了再里应外合。却是天佑善人，狄希陈偶然硬了一回心肠将她们送了官，这起歹人一个不少都捉住了，不然必受其害。

知县自是欢喜，雷厉风行审了两日，全部敲死了方便人送招状给狄希陈看。狄希陈将纸递给素姐道：“瞧瞧，做个道场，差点儿把女儿叫人家抱去了。”

素姐看了看，笑道：“你女儿跟外甥女儿都是跟俺们住一屋的，里里外外几十个人，哪里就能丢了。只怕要丢几个风流尼姑累咱们吃官司。”

狄希陈道：“还好只这一遭儿，下回巧姐再说什么，咱们别跟她们起哄。”

素姐道：“下回薛家做法事，自有连氏巧姐主持，咱们只白天去烧香就罢了。别说人家，只我们家，这个名声在外边，到底要防着些儿。”

狄希陈道：“晚上巡夜加倍，白天也要叫人带狗四处巡视，以后咱们住在府里吧，轻易不要到乡下来。”

素姐道：“我喜欢明水住得宽敞，府里只怕小全哥大了不好住呢。”

狄希陈道：“有合适的买间院子儿子结婚了搬出去住吧，咱们也过过二人世界。明朝人啊，爷爷奶奶不用带孙子。”

素姐啐他道：“你想得太远了。这个县官儿送来这个，咱们是不是要送他点儿什么？”

狄希陈笑道：“自然，就要到五月，打点节礼送他吧。今年小明柏必取的，知县大人做了他老师，还要送。”心里觉得闷气，将所有窗子推开，道，“这位大人只在小翅膀那里，就够本钱了。”